

李鵬翥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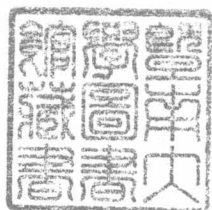
# 磨盤拾翠

啓功



磨盤拾翠

李鵬翥



啓功



磨盤拾翠

著者 李鵬翥  
責任編輯 廖子馨

出版 澳門日報出版社

澳門伯多祿局長街卅七號

發行 澳門文化廣場

澳門荷蘭園大馬路卅二號 G

印刷 澳門嘉華印刷公司

澳門連勝街卅四號 A

版次 二〇〇五年三月澳門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
規格 一四〇乘二一〇毫米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# 目錄

題詞……………饒宗頤 一

序……………陳永正 三

## 甲輯

《不二居藏印集》序……………九

盎然生氣別有情……………

——郭士荷花系列國畫序……………一三

陳頌聲書法作品……………一九

繪畫揭開了馬若龍的思維世界……………二五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陳繼春《濠江畫人掇錄》序 .....           | 三一 |
| 風流倜儻寒碧翁 .....                |    |
| ——「羅叔重百年紀念展」縱筆 .....         | 三五 |
| 韓天衡書畫篆刻三絕 .....              | 四七 |
| 共迎回歸 同來賞荷 .....              |    |
| ——「郭士袁運甫荷花系列展覽」序 .....       | 五七 |
| 「常宗豪黎曉明伉儷書畫展」序 .....         | 六三 |
| 徐雲叔書印氣象萬千 .....              | 七一 |
| 厚積薄發的藝文結晶 .....              |    |
| ——《藝文擷英》序言 .....             | 八一 |
| 「林近書畫篆刻展」序 .....             | 八七 |
| 傾盡心血寫豪情 .....                |    |
| ——在賀澳門回歸五周年林近書畫篆刻展上的講話 ..... | 九五 |

走近王岳川教授

——「王岳川書法展」代序……………一〇一

《堂上清華》序

——介紹「南陽葉氏攻玉山房藏明清家具展」……………一〇九

分享文化滋養

——「鏡海藏珍·澳門藏家珍品展」序……………一一五

劉春草編著《書法》序……………一二一

## 乙輯

《古詩今繹》序……………一二五

十年辛苦不尋常……………一三一

澳門文學邊緣人的絮語

——寫於「澳門文學的歷史、現狀與發展」學術研討會後……………一三五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喜迎《望洋小品》葡文版發行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一四五 |
| 《窗簾背後》序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一五三 |
| 情真意切直透心田<br>——艾雲《師承母愛濠江情》序 .....        | 一五七 |
| 亦莊亦諧出新聲<br>——《世說新聲》序 .....              | 一六一 |
| 篤實治學誠懇批評<br>——在《論澳門現代文學批評》首發式上的講話 ..... | 一六七 |
| 《葡人土生訪談》序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一七一 |
| 丙 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《澳門記者鏡頭下》序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一七七 |

「衣帶漸寬終不悔」

——楊仁飛與近現代史研究

一八一

《食補食療》序

一八七

葉迅中《亞太遊蹤》序

一九一

祝賀《蓮島春秋》面世

一九三

饒有意義的合作結晶

——《認識澳門法律》序

一九五

何賢先生的卓越貢獻

——為澳門立法會二十周年紀念冊而寫

一九九

《刑偵與法制》序

二〇三

跋

李鵬翥

二〇七

濠鏡輝光

饒宗頤題



饒宗頤教授為本書出版題詞：濠鏡輝光



## 序 言

陳永正

「或戲清流，或翔神渚，或采明珠，或拾翠羽。」鵬翥先生的思想，自由地翱翔在磨盤山麓，南北灣畔，如今，把採集到的明珠翠羽，呈示在千萬讀者的面前。我，作為先生的老讀者，先獲誦《磨盤拾翠》的全稿，自然從心底感到欣悅。

那真是一篇篇明珠翠羽般的美文，蘊含着真摯而深刻的感情，優雅而美妙的詩意。孔子曾說過：「言之不文，行之不遠。」能夠流傳久遠的文字，應是有文采的、有情趣的、充滿生命力的，令讀者感受到其中的至味，讀起來愛不釋手。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提出，史家須兼有「才、學、識」三長，在這三長中，「才」是首要的，「才」，是天賦，不可強求的，有才華的人，才有可能寫出優美動人的文字。鵬翥先生，那如水般的清才，悄悄地流過，浸潤着你的心田。一位長者、一位詩人，親切地，娓娓而談，用他豐富的知識，用他的誠意，潛移默化，感染

着讀者。《磨盤拾翠》一書，我是一口氣讀完的，而在這些年頭，能讓人一口氣讀完的書似還不多見。

好文章，要讀後能有所得，長人見識，益人才智。《磨盤拾翠》每一篇文章，無論是書畫展覽的序跋，還是記述文壇藝苑逸事的文字，都是言之有物的「文史小品」，讀起來醞醞有味。我最感興趣的是那些與書畫藝術有關的評論文章，墨海書林，博大精深，非有十年廿年的功力，不能窺其涯際。鵬翥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書法家，也是一位有識力的書畫鑒賞家，每從高處着眼，大處落筆，其議論可謂堂堂之陣，正正之旗。如論書法國畫，則強調繼承優秀傳統，藝術家要有紮實的基本功力。如評澳門書畫家林近，則稱其「書印雙輝，詩畫兼美，是澳門藝術界遙接古今的通人」，藝術上「遺貌取神，善學古人」，故能「隨心所欲，法自心生」。寥寥數語，已給書畫界人士極大的啟示。評常宗豪，則稱其「善書法以書法人畫」，「寫作者胸臆丘壑，意態簡遠，比諸六法雖嫻的尋常畫人，終勝腹中詩書氣也」。縱觀當前國內畫家，善書者能有幾人？更無論以書法人畫，抒發詩書之氣了。鵬翥先生更進一步主張，藝術家應有創新精神。如評韓天衡「以驚人的膽色和學養，銳意求變，創出強烈的個人面目」，在《王岳川書

法展代序》一文中，更批判「將中國書法與國際接軌，具體化而變成套用西方的抽象畫或東洋的墨象派」的現象，指出書法應「透過漢字表達的語言概念進而結合筆法墨法去創造意境，表現書法家獨特的個性和風格」。這樣的文章可謂舉重若輕，言簡意賅，一語中的。既有豐富的資料，又有精到的見解，自然遠勝於那些「動輒三數萬字空論泛論」的文章多矣。

鵬翥先生是粵人，長期居於澳門，對澳門的歷史和文化有着深刻的感情和認識。在《楊仁飛與近代史研究》一文中，謂仁飛「因為新聞工作關係，有機會全方位接觸澳門，親近了各方人士，對澳門有更深的了解，故所寫的文字，深入淺出，可體現其澳門研究的水平」。其實，這可視為鵬翥先生夫子自道之語。先生關注澳門的社會變革和歷史過程，推動澳門本土文化的繁榮和發展。如《葡人士生訪談序》中，指出「成為中西文化交流巨大平台」的澳門，中葡人士的關係和發展前景；在《澳門記者鏡頭下序》一文中，指明澳門新聞攝影的努力方向；在《篤實治學誠懇批評》一文中，關切澳門現代文學批評在新世紀應加強自身建設的問題。作者對澳門的感情，可拈出其文章標題「情真意切直透心田」一言以蔽之。書中不少文章都明確主張東西方文化應互相交流、包容、融合，並讚美中、葡兩國藝術家為此而作出的努力探索。如《

繪畫揭開了馬若龍的思維世界》一文中，對馬氏「要把中國東方的文化氣質、元素都注入西方技法的畫作中」，創造出一種「非西非中、亦西亦中」的獨特個人風格表示欣賞；在《陳繼春濠江畫人掇錄序》文中，對陳氏選擇澳門美術作爲突破口，完成具有開拓性的研究工作更作出高度的評價。鵬翥先生的論述的確是具有深刻的人文意義和現實意義的。

在《磨盤拾翠》一書中，作者諄諄告誡青年朋友：要努力修養，孳孳矻矻，不求功利，不斷奮進。文中曾引述清代史學家章學誠的名言：「古今論文，多言讀書養氣之功，博古通今之要，親近師友之益，取材求助之方，則其道矣。」這正是鵬翥先生所努力奉行的爲文之道。先生主張，作家要懷着一種高尚的使命感，負責任的社會意識去選取題材，從文情並茂中去與讀者作思想感情的溝通。《磨盤拾翠》一書，如先生所自言，是「完成社會責任與個人興趣相結合的產品」，只有這樣的結合，作品才能真正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。

鵬翥先生十八年前相贈的專著《澳門古今》，九年前所贈的《濠江文譚》，一直放在我的案頭，我在撰寫有關嶺南文獻的著作時，不止一次地參考、引述二書中的內容和觀點。如今，新出版的《磨盤拾翠》，又將成爲我「獺祭」的材料了，相信先生也會欣然默許吧。

甲

輯



## 《不二居藏印集》序

澳門名畫家余君慧兄要出版《不二居藏印集》，弘揚中國篆刻藝術，這當然是功德無量的好事；但他同時出題要我答卷，為這部印集寫篇序言，可真是個嚴峻的考試！因為我既不識篆，也不會刻，祇是一個篆刻的愛好者；寒齋雖然有些大小名家的印章，都不過是文士藝友交流的紀錄；也曾放言談過一些篆刻家的作品，亦祇是隔靴搔癢的門外之見。要正兒八經的為印集寫序，未免有泰山壓頂之感，更何況書法篆刻名家陸康兄早有言簡意賅、涵蘊全面的鴻篇在前呢！

印章是中國一種以書法和雕刻相結合的藝術，從商業交往作為憑信的實用性開始，發展到成為當權者表徵權力的法物，以至為文人雅士廣泛採用為藝術抒情和美的欣賞的手段，歷史源遠流長，一般認為始於三代。這種藝術，可以於方寸之內，通過分朱布白、離合有倫的手法，而臻秀雅豪雄、氣象萬千之境，置諸世界藝術的殿堂中，亦以獨特的熠熠光輝，攝人心魄。